品读经典

窗

□ 钱钟书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戥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人和大自然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须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训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

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我，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该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希《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邮差每天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跟凯罗《晚歌》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带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记一八三〇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带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喧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摘自《写在人生边上》

柳信

□ 宗璞

今年的春，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复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浅，这样轻，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的、明亮的雾。我窗前的一株垂柳，也不知不觉在枝条上缀满新芽，泛出轻浅的绿，随着冷风，自如地拂动。这园中原有许多花木。这些年也和人一样，经历了各种斧钺虫豸之灾，只剩下一园黄土、几株俗称瓜子碰的树。还有这棵杨柳，年复一年，只管自己绿着。

少年时候，每到春来，见杨柳枝头一夜间染上了新绿，总是兴高采烈，觉得欢喜极了，轻快极了，好像那生命的颜色也染透了心头。曾在中学作文里写过这样几句：嫩绿的春天又来了/看那陌头的杨柳色/世界上的生命都聚集在那儿了/不是么？/那年轻的眼睛般的鲜亮呵——

老师在这最后一句旁边打了密密的圈。我便想，应该圈点的，不是这段文字，而是那碧玉妆成绿丝绦般的杨柳。

于是许多年来，便想写一篇《杨柳辩》，因为历来并不认为杨柳是该圈点的，总是以松柏喻坚贞，以蒲柳比轻贱。现在呢，"辩"的锐气已消，尚幸并未全然麻木，还能感觉到那柳枝透露的春消息。

抗战期间在南方，为躲避空袭，我们住在郊外一个庙里。庙的右侧，有一个小山坡，草很深，杂生着野花，最多的是野杜鹃，在绿色的底子上形成红白的花纹。坡下有一条深沟，沟上横生着一株柳树，据说是雷击倒的。虽是倒着，还是每年发芽。靠山坡的一头有一个斜生的枝杈，总是长满长长的柳丝，一年有大半年绿阴阴的，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我和弟弟经常在这柳桥上跑来跑去，采野花；捉迷藏，不用树和灌木，只是草，已足够把我们藏起来了。

一个残冬，我家的小花猫死了。昆明的猫很娇贵，养大是不容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它躺着，闭着眼。我和弟弟用猪肝拌了饭，放在它嘴边，它仍一动也不动。"它死了。"母亲说，"埋了吧。"我们呆呆地看着那显得格外瘦小的小猫，弟弟呜呜地哭了。我心里像堵上了什么，看了半天，还不离开。

"埋了吧，以后再买一只。"母亲安慰地说。

我做了一篇祭文，记得有"呜呼小花"一类的话，放在小猫身上。我们掐着盒子，来到山坡。我一眼便看中那柳伞下的地方，虽然当时只有枯枝。我们掘了浅浅的坑，埋葬了小猫。冷风在树木间吹动，我们那时都穿得十分单薄，不足以御寒的。我拉着弟弟的手，呆呆地站着，好像再也提不起玩的兴致了。

忽然间，那晃动的枯枝上透出的一点青绿色，照亮了我们的眼睛，那枝头竟然有一点嫩芽了，多鲜多亮呵！我猛然觉得心头轻松好多。杨柳绿了，杨柳绿了，我轻轻地反复在心里念诵着。那时我的词汇里还没有"生命"这些字眼，但只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一切都又有了希望似的。

时光流去了近四十年，我已经历了好多次的死别，到一九七七年，连我的母亲也撒手别去了。我们家里，最不能想象的就是没有我们的母亲了。母亲病重时，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你娘，这房子太空。"这房子里怎能没有母亲料理家务来去的身影，怎能没有母亲照顾每一个人、关怀每一个人的呵叱和提醒，那充满乡土风味的话音呢！然而母亲毕竟去了，抱下了年迈的父亲。母亲在病榻上用力抓住我的手时说过，她放心，因为她的儿女是好的。

两个多月过去，时局深秋。园中衰草凄迷，落叶堆积。我从外面回来，走过藏在衰草落叶中的小径——这小径，我曾在深夜里走过多少次啊。请医生，灌氧气，到医院送汤送药，但终于抵挡不住人生大限的到来。我茫然地打量着这园子，这时，往儿迎上来说，家里的大猫——狮子死了，是让人用鸟枪打死的，已经埋了。

这是母亲喜欢的猫，是一只雪白的狮子猫，眼睛是蓝的，在灯下闪着红光。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出来。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深秋将落叶吹得团团转，枯草像是久未梳理的乱发，坚起来又倒下去。我的心直在往下沉，往下沉——忽然，我看见几缕绿色在冷风中基基地抖颤，原来是那株柳树。在冬日的萧索中，柳色有些黯淡，但在一片枯黄之间，它是在绿着。"这容易生长的、到处都有的、普通的柳树，并不怕冷。"我想着，觉得很安慰，仿佛得到了支持似的。

清明时节，我们将柳枝插在门外，据说是可以辟邪，又选了两枝，插在母亲骨灰盒旁的花瓶里。柳枝并不想跻身松柏等岁寒之友中，它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尽量绿得长一些，就像一个普通正常的母亲，平凡清白的人一样。

柳枝在绿着，衬托着万紫千红。这些丝丝垂柳，是会织出大好春光的。

摘自《宗璞散文》

刘静娴/摄

人在旅途

无梦到徽州

□ 林小娴

三月的北方虽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萧瑟，但江南已是大片的油菜花开的过份张扬浓烈了，以致面对那耀眼的金黄，我的眼睛竟有些不适应，有一种被覆盖后的迷朦。当柔风夹挟着一丝湿润的花香向我袭来的时候，我的目光所到之处是远山树影，翠竹碧水，还有那田野弯腰锄草带着斗笠的村妇。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曾显赫一时的徽商梦中的故园吗？这是曾诞生过多少历史文化名人的故里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是我梦中的美妙，无梦的真实。

就是这自古多山的贫瘠的土地，使山地民族生长出了另一种生存智慧，奔农经商，兼把山上的特产：茶、墨、砚、纸、漆、竹，通过这泱泱水路，下芜湖，沿长江而行到上海，再行到全国各地。

就是这条水路，走出了一代代徽州人，就是这些徽州人，他们在外忍孤寂，学本领，家族氏的团结和打拼，形成了徽商这一有强烈地域特色的群体，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自古商人被人误说成"商人重利轻别离。"又有谁能解个中味？在外发达了的徽州人，他们把大笔的银钱寄回家，扩厅堂、修宗祠，把在外所有的辛苦全融在这厅堂廊柱间。他们明白树人之本，在于兴学，又有多少人家的儿郎从这里走上读书入仕之路，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

我倘佯在这皖南民居里，在那长方的天井里，望见的是一方蓝天，还有藏在白云后面高远的世界，我想，那当年的读书郎，一定是从这里把心放飞到外面世界的。朗朗的读书声在社学高大的墙壁上慢慢的下滑，随夕阳沉入大地，一天的功课也在炊烟的升腾中告一段落。

石桥、流水、落日溶金。桥下的石阶尽处，有一浣衣的女子，正是浆洗的时候，半条街都传来棒槌敲打砧板的声音。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止不前，一切都慢了下来，这时的老街像一位安祥的老人，迈着蹒跚的步子，被夕阳拉长的影子轻抚过每扇门楣，转瞬便把不多的天光关在门外，院落内暮色四合。说实话，这里很美，美的庄重而厚实，但又蕴含着一种气息，在不经意间徐徐地向你传递着。

在这建筑的斗拱里，我看到了民间的精湛和淳朴，那木刻的浮雕，精细到毫发间，有一份不事张扬的端淑。素柱雕廊，不施粉黛，有一份自然的亲近。随便进入哪一家，都有人招你唤你，如进自家厅堂。

徽州商人，早已形成了一种徽州文化，让人沉浸其中。今天的徽州，留给我们的不单是历史的痕迹，更多的是人文的厚博。

已是入夜，睡不着，披衣站在窗前，已有新月挂在中天，不禁想起《乐隐词》中的句子：短短横墙/矮矮疏窗/花楂儿小小池塘/高低叠障/绿水旁边/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

摘自《林小娴散文集选》

文化杂谈

手艺的黄昏

□ 查一路

我是在一个黄昏中才想起铁匠张的，为的是给厨房抽油烟机一块额外添加的挡板造型。五年之后，我重新进了那条小街，找到铁匠张的铁匠铺。可是，从门里出来的却是位浓妆的小姐——铁匠铺已改成了发廊。我打听铁匠张的消息。小姐告诉我，铁匠张前不久走了，就在这个春天走的。

我不敢久留，从脂粉味很浓的小屋退了出来。铁匠张走了，消失在这个春天。踯躅小街，我心里蓦地有些失落。

十几年前，江南小街的春天，青青的石板路，烟雨迷蒙，街边是依依的垂柳。寂静中的叮叮当当，是小铁匠铺传来的铁与铁的敲击声——悦耳，质感。我那时刚从学校毕业，就住在这里；铁匠张则一直在这里打铁，从青丝到白头。

铁匠铺在小街一隅。门前挂着各式各样打成的铁器，被风吹着，晃来晃去，像腊月里风干的咸鱼腊肉。暗黑的小屋里，弥散着铁器淬火的青烟。铁匠张一阵阵咳嗽。风箱沉重地呼吸。火——小屋的心脏，在呼吸中搏动。

坚硬的铁，锐利的铁，在铁匠张的炉膛里软化成一块块红红的豆腐。烧热的铁块被钳子夹起，放到铁砧上，铁匠张像公牛遇上红布，肌肉绷紧着，迸发出全身的激情。手中的铁锤砸下去，铁匠张的身体随着铁锤的反弹跃起，下落，跃起，下落。汗、炉火、风箱、红的铁、青烟、咳嗽、弹跳、抡圆的胳膊，构成小屋中的力之舞。从铁块到铁器，在铁匠张的手里一点点成型。最后淬火，浓烟中小屋腾起铁的特有的威腥味。

那时，我爱看铁匠张打铁，觉得一种独有的激情和节奏融入了铁匠张的血液。当他从小屋中走出，在春阳中仰着脸，是就着一把巨大的紫砂壶咕噜咕噜往嘴里"灌溉"。这时，才能看清铁匠张的身体和表情——瘦小，一张比铁还黑的脸荡漾着快乐。一生未娶，他说铁是他的新娘。那时，小街上的居民听见叮当声有时会发笑——铁匠张又在打老婆啦！

可是，现在铁匠张走了。我在春风里惘然。这个春天成了铁匠张在城市的最后一个春天，手艺消失在黄昏。大工业时代模具铸出的铁器价格低廉，消解了铁匠张和他的手艺存在的意义。我对铁匠张的怀念恐怕正在于此——对一个个性化时代结束的感伤。

我有一把铁匠张打的剪刀。没有流水线生产的光滑精致，却十几年锋利如新；表面有浅浅的痕迹，是铁锤留下的，包含铁匠张的力与汗、情感和技巧，让人想见制作的每个细节都包藏偶然。

我将珍藏。

摘自《视野》

心灵鸡汤

散步

□ 莫怀戚

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天气很好。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

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淡；树上的嫩芽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小家伙突然叫起来："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们都笑了。

后来发生了分歧：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妻子呢，在外面，她总是听我的。一霎时，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我想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我决定委屈儿子，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说："走大路。"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她的眼随小路望去：那里有金色的菜花，两行整齐的桑树，尽头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母亲对我说。

这样，我们在阳光下，向着那菜花、桑树和鱼塘走去。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轻。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摘自《中国青年报》

茶余饭后

爱美

□ 袁昌英

我生平最爱美，人造美与自然美于我均是同样宝贵。人造美中如小巧玲珑的器皿，特是我所珍惜。偶尔得着一件香色俱古，或摩登有趣，而形式极佳的瓷器或玉器，我可以饮食俱废，浓情蜜意地把玩几天，然后藏之宝库，不时取出爱抚。若是一旦得到一本装璜美印刷美而内容尤美的书，那我真会乐以忘忧，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自然美中，大者如高山之峻拔，巨川之洪流，常使我的性灵异样震撼；峻拔如给我以纬的提高，洪流如予我以经的扩大。小者如一朵娇艳鹅黄的蔷薇花，可以使我颠倒终日，如醉如梦的狂喜，仿佛宇宙的精华与美梦都结晶在它身上；一只伶俐活泼的翠鸟，相遇于溪畔枝头，可令我雀跃三丈，宛然它那翠得似在动颤的颜色与那再完美也没有的形体拽引了我性灵深处的一线灵机，使我浑然相与为乐，忘乎物我之异了。

可是美的人，才真是我的特好。记得少年时留学英法，每见一个碧眼金发，皮肤红白柔嫩得那样可爱的洋娃娃，一阵阵的热泪会从我的心坎奔放出来，使我觉得一个能够产生这种可爱的生物的地球，实在值得我的敬爱与留恋。至若一个美丽的女郎，或是一个拔萃的美男子，都于我更有不可抵御的魅力。在这种他或她之前，我的性灵的兴奋，有如朝霞之灿烂，我的心身的慰藉，有似晚天的温柔。即或一旦他或她给我识破了人格上的弱点，我虽一定与之疏远，然而这位子都或西施，在我的心底上，总还留下两分缱绻，三分原宥，因为我觉得生得美的人，应该有这么一点特权的。

容貌上的美，对于我的魔力，是如此猛烈而深入。可是天赋特厚，内心优美的人，也是我的崇尚。只要他与她不是拒人于千里外的特别狰狞者，我的相善，总是一往情深，一见如故的。我可说是最爱朋友的一个人。我爱与朋友谈心；在那语言笑诨的交流中，我如晒满秋阳的温暖，浑身是舒适；在那披肝沥胆的论争中，我如吸饱冬风的冷削，性灵上特起一番慓发。我也爱与友朋默然对坐或寂然偕行；在那相互嫣然一笑中，或恬然对视的静默中，我宛若窥见世外的消息，神秘的恩情！朋友之于我，诚如空气之于有肺动物，水之于鱼，不可一日无也。

至于那才，情，貌，均臻极峰的人物，一旦相遇为知己，我必视为人中之圣，理想中之理想，梦寐中之妙境，花卉中之芬芳，晚霞中之金幔，午夜中之星月，萦于心，系于神，顷刻不能相忘；屈子之思念怀王，明皇之哀悲贵妃，想亦不过如此之热烈而缠绵！吾痴乎？吾妄乎？斯亦不过爱美特甚，奉美为宗教的心理上的表征耳。

摘自《行年四十》

嘉言懿行

低调做人，包容对人，诚信做人，诚实做事。

——邵洪明（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年人，为大家服务是我最快乐的事，帮助了别人就是帮助了自己。让我们一起积极投身志愿服务行列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志愿者服务的时代浪潮中去，将志愿服务传递下去！

——王玉英（2015年上海市十大杰出志愿者）

征集"身边好人"线索

"嘉定好人·每月一星"评选活动自2013年10月开展以来，已先后推选群众身边的好人好事逾350件，评选了一批"每月之星"和年度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为让更广大市民明友关注身边凡人善举，推选我们自己的"平民英雄"、"草根民星"，更好弘扬先进、彰显社会正能量，由嘉定区文明办牵头组织"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主题活动。

看到感动的身边好人好事，想推荐给大家传播正能量，怎么推荐？我推荐的好人事迹，如何才能被采用，进而成为"嘉定好人·每月一星"甚至荣登"中国好人榜"？如果您想传播正能量，请赶快参与"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身边好人"线索提供方式：发送邮件至邮箱wmjdzj@163.com，或登录嘉定文明网www.wmjd.gov.cn"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栏目。

提供事迹须包含以下必要信息，否则将被视为无效。

姓名：被推荐人姓名。

所属地区：人物或事件发生所在地，尽可能精确到所在街镇、社区。

事迹类别：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类。

事迹简述：请用一句话概述被推荐人主要事迹，力求突出亮点。

推荐人联系方式：手机号、QQ号等，以便联系核实。

推荐事迹经核实并通过"文明嘉定"微信号公众票选获得"嘉定好人·每月一星"称号的，推荐人将获得由区文明办提供的纪念品一份。

由于本版所刊登文章部分作者联系不上，望作者见报后致电59910729留下联系方式，以付稿酬。